

山中牧歌

艾蕪 著
天馬 叢書二五
尹庚 主編



目錄

山中牧歌.....	7
罌粟花.....	17
瘴氣的谷.....	27
瘋婆子.....	37
風土圖兩幅.....	45

山中牧歌

『息息吧！大家息息吧！……天氣這樣熱！』

被同伴叫做秦老板的停下足，喘一口氣，一邊提起右足來，鬆一鬆給草鞋絆結勒痛了的地方，一邊向走到坡那面的人，焦燥地大聲喊着。

老徐，挑着一擔洋線洋針之類的雜貨的，就立刻站着，揩一揩額上的汗，說道：

『好，等一等吧！』

『不要管他，讓他吃一點苦頭！……看他在這裏擺大老板的架子嘛！……走走。』

老陳掉轉頭來這麼說着，同時把墜在背上的藍布包袱聳了一下，便仍舊向前走着。

老徐笑了一笑，同意了，就將壓在右邊肩頭的担子，移放在左邊，跟着尾上前去。

秦老板見坡那面沒有答允，暗自想道：『這兩個傢伙就不等我了麼？』欲待一屁股坐下去休息自

家的，但早上動身一直到現在，還不曾看見一所人家，而這裏的山坡，又全是一望的矮綠樹叢，靜悄悄的，好像走進了原始山林一般。便禁不住害怕起來，只得忍着足痛朝前走去。

季候是亞熱帶的春天了。坡頭和壕裏的雜色樹木，都在長年不變的濃綠中，抽着新芽，發散出清淡的苦味和香氣。沿途的葉上，浮閃着點點金燦的陽光。沒有風吹來，到處悶着熱。

轉過坡去，望見兩人緩緩走動的背了，秦老板又叫起來：

『喂，你兩位不覺得重麼？……天又這樣熱！……我空手還不打緊！』

『還好！還好！』

老陳翻過頭來，高聲回答着，隨即掉轉去，仍舊走他的，一面快意地笑着，低聲向老徐說道：

『媽媽的，他還不打緊哩！看嘛！』

『徐大哥，你也不息息麼？……只顧趕路會發悶心痧的！那樣重的担子。』

秦老板便單獨向老徐勸駕。老陳就小聲說道：

『你看，他在向你討好了，不要理他的。他眼裏全把我們看成下苦人，呸！』

老徐覺得不理別人，是不對的，但要順從地停下來，又不願意，就把肩上的担子移了一移，高聲回答道：

『秦老板，走一走再息吧，這裏又沒水喝！』

老陳諷刺地小聲笑道：

『你才愛叫老板哩！……什麼老板？簡直靠不住！』

『叫叫，那倒不要緊，又不蝕本！……出門人總是謙和一點好些。』

『坐在鋪子上不說了，在這裏大模大樣的，嚇老鴉麼？我就不愛叫的，這樣的人，吃飯要坐上八位，息店要佔好床鋪，簡直有點…有點…』

老陳還沒有找着適當的話，就聽見秦老板在後頭唉聲嘆氣起來，便沒說出來了。

『這是啥子草鞋呀？就像長了嘴巴！咳，簡直

要咬人了！……』

老徐聽見秦老板的埋怨聲音，便向老陳說道：

『算了吧，你聽，他的足一定打脫皮了……
再不等他息息，他會看出來的，大家都是出門人，
總是留點情面好些。我們是犯不着得罪人的！』

『怎麼？你挑不起了麼？』老陳掉回頭來，冷冷地逼問着，『你走不動了，那就息息好了！』

『哪裏？這算什麼？我是說等等他好些，犯不着……』

『你怕得罪他麼？你管跟我走好了，由我來對付他。』接着老陳便大聲地向秦老板喊道：『噯，秦老板足走痛了麼？這一節山路息不得呀，你曉得嗎？唉，今天要看大家的運氣了。……』

在這樣整天都不大容易看見人家的山中走路，即使是明知沒有什麼危險，但是，倘如有人忽然提到應該留神的話，那末，也會禁不住要胆怯起來。因為中國邊地的山道，總是常常變生莫測的。所以秦老板雖然用懷疑的口吻回答『我看不大見得吧！

』但也不知不覺地加快足步起來，不再想出各種法子來叫大家休息了。

老陳回過頭來看見這個矮個兒一拐一搖的狼狽樣子，便一面繼續走着，一面開心地獨自笑了。

這三個人都是在路上無意中碰在一塊的，因為孤獨的寂寞，和出門人愛隨便同陌生人搭話的習慣，便在用旱烟互相借火的情形之下，起始一個問，『請教，貴姓？』一個回答，『不敢，包耳陳。』就接着談起天氣生意，和某一街上那家酒店的盛況來了。於是，由傍人看來也彷彿是約着趕路的夥伴一樣。不過，這須得穿着相同，彼此包袱的重量，和價值，亦還相差不遠，否則依然是打不攏堆的。像秦老板之和老陳他們隔核，就正是在比較上，衣衫太周正一點並且當老陳啣着旱烟管向他借火，他只唔地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就把他的旱烟管翹起，好像極不耐煩似的。

等到他曉得明天後天都要同路走的時候，才把臉色放軟和了。而且，做出很留心聽取對方談的話

語，然而他也不肯太把自己降低，總是尋着機會，將自己曾經做過大生各意的話，含含糊糊地表示出來。

『三吊二麼？嚇，從前，我的籠子只消二吊四哩！這……』

或者，說到私販鴉片會賺大錢的事，他便搖一搖手說：

『這筆生意我們是不做的了，……那簡直害人呀！老實說，這樣賺來的錢，我們也瞧不起，運洋布洋紗那才是正途，我告訴你，老哥。』

因爲聽着這般情形的話，老徐，做一點點小生意的老徐，便不得不油然生敬起來，店老板端飯來的時候，就用小販對待好主顧那樣的臉色，睜小兩個皺紋圍着的眼睛，客氣地請道：

『秦老板，請上坐！請上坐！』

『不要客氣！』

雖是這麼說了一句，秦老板並不讓一讓對方，就上去坐着。做私烟生意的老陳，心里極不痛快，

便只有埋頭吃他的飯了。等秦老板走開的時候，老陳將筷子朝碗上一敲，向老徐說道：

『媽的，運洋貨賣的東西，就高貴麼？那才怪了！……歸根結底，一句話，洋鬼子的奴隸！』

但到第二天早上，叫做秦老板的竟至爲了給店錢不肯掉換一個啞板銅元，而和店主人吵嘴起來，老陳便把承認他什麼老板的意見也取消了，輕輕用手肘靠一靠老徐的身子低聲說道：

『看呀，做過大老板的會是這個樣子麼？你才信進去了！』

所以，在路上一路都在慫恿老徐，和秦老板作對哩。

一個出門人將他不高興的心情發抒了之後，如果會唱一點歌兒的話，他是要信口唱唱的。現在的老陳就正好處在這樣的境地裏，便唱起山歌來了，起始用着自己本來的男腔，帶着戲弄人的語氣：

『三位大嫂過河西，

中間那位是我妻！

頭上金簪係哥打，

肚中娃娃係哥里。」

隨即改換成女人的聲調，唱着回罵的曲子了；

『三位大嫂過河來，

中間那位是你奶！

頭上金簪係爺打，

肚中娃娃你投胎！」

老徐聽得笑了起來，還說你再唱一個吧。老陳側着身子回過頭來看看秦老板，見他現出一副不痛快的臉子，兩股眉毛直向鼻樑拉得緊緊的。便回答老徐道：

『好，再來一個吧！』

就將自己的喉管咳嗽了一下。

『妹嬌娥，

憐兄一個沒憐多！」

剛唱出這麼兩句：忽然前面有人搶着唱道：

『哥囉索，

三天兩個不爲多！」

接着那人哈哈地大笑着。同時龐大的身子也從路邊樹蔭下處現了出來，敞露着紅銅色的胸膛，眼睛亮亮地照耀着來人。身邊放着一條木棍子。老陳和老徐都一齊着了一驚，互相望了一眼，便停下脚步。兩個人剛才的一個高興，通在這個漢子的面前忽然消失了。漢子却繼續笑着，向老陳說道：

『老哥，怎麼不唱呢？唱呀……息息吧！』

『我唱得不好，哪敢在你老哥面前丟醜？』老陳的機智又立刻回來了，便又向老徐說道：『好，就息息吧！』他懂得在一些不好惹人的前面，能夠有講朋友的機會，就應該盡量地去抓着。隨即放下包袱，把牠當成凳子那樣地坐着，一面從懷裏取出裹好的旱烟來，客氣地送一枝過去。

漢子接着旱烟，就將牠啣在嘴上，烟管也不用地便使勁地吸了起來。眼睛一面瞟着站在那邊要來又不大敢來的秦老板向老陳道：

『他，是你們一夥的麼？』

『不，只是同路的！』老陳這樣回答了之後，

就高聲地喊道：『喂，秦老板過來息息呀！』

而且特別把秦老板三個字叫得高，彷彿故意使人留意那麼似的。

秦老板慢慢地步了過來，現出驚疑和不安的臉色。

漢子看見秦老板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等他走攏了之後，才問道：

『哪，你這位朋友是沒走過長路的麼？』

『嚇，他這位先生，那裏像我們賣氣力的：磨骨頭養腸子。人家做洋貨生意的大老板，你都看不出來麼？』

到這時，連老陳冒稱苦力起來了。秦老板聽見在這樣情形之下奉承他，好像學徒挨了師傅的耳巴子一樣，連忙做出訴苦的神氣申辯道：

『我，我哪裏像一個老板呢？嘴巴子眼睛一點兒也配不上哪！只是替人家掛掛賬。說起來，也是幫人的呀，人家叫我做啥我就做啥，哪裏及得上你們做小生意的呢？自家有本錢，誰也不敢管！我們

這些打算盤珠子的，站在大老板前，還敢哼一口氣麼。』

秦老板口才也不弱於別人的，除了替自己辯護而外，還竭力把老陳冒充苦力的面幕揭穿。

漢子好像不愛聽這些話似的，摘上烟枝向着老徐問道：

『喂，你挑得有糕餅麼？』

老徐紅着臉侷促地回答，一面用手無意識地搔着耳朵。

『沒有呀，只是挑些七古八雜的東西，一個銅板也值不起，要是丟在路邊上，恐怕別人瞧都不瞧哩！』

漢子把烟枝彈去一點灰，重復啣在嘴下，就用力地大吸一口，閉緊了眼睛，好像烟的美味，已使他完全忘記面前，還有旁人似的。

老陳對着秦老板一直恨恨地鼓着眼睛，這陣才掉開視線，朝漢的子臉上打量，擔心地問道：

『請問你老哥是做的啥個生意哪？』

漢子張開眼睛，笑着反問道：

『你看看，我是做啥個生意的？』

『嗯！……』

老陳紅起了臉，回答不出來。

漢子將那快要吸到嘴邊的烟枝，乘勢向路邊林木封着的山壕裏吐去，立起身來，抓着足下的那根木棍，順手向不遠的山坡指一指，笑着說道：

『看哪，那就是我做的生意呵！』

見他提起棍子就嚇着了了的三個人，都連忙向山坡望去，矮小的綠樹叢中，泛濫着白波也似的潮水——那全是些爬動着的羊子呀。

老陳這才鬆了一口氣，但還急促地說着話，大概由於忽然高興起來的原故吧。

『哪，這，這是好職業呀！』

秦老板舒服地嘆了一聲，大大放心了，隨即摸着發燒起來的臉子，心裏便怪自己剛才不該說出那麼可憐，那麼丟臉的話。

老徐喜得亂抓着腦袋連連贊美道：

『羊子真肥呵，真肥呵！』

牧羊人一面走上山坡的小路，一面唱了起來：

『風太狂來雨太大，

山坵牧羊我不怕！』

跟着坡上面有人接唱下去：

『天不怕來地不怕，

皇帝老哥算得啥！』

這邊牧羊人又搶着唱：

『皇帝老哥算得啥？

羊子足幹豬尾巴！』

罌粟花

在佈滿綠樹的亞熱帶山中走着，已經使人感到肚子虛了。等到走攏斜坡邊，看見躺在足下的廣大原野，和原野中一簇簇粉牆屋脊發着白點的人家時候，就越發飢餓起來，恨不得趕快跑下坡去。

山下面是永昌原野，滇西頂富庶的地方。居民全用北方人的口音講話的，未到這兒的時候，旅途上便聽見有人在這說了。

要到平野的路上，遇見一位肩挑兩大捆乾柴的小夥子，滿臉汗流，緩緩地走着，大約剛由山坡上下來，十分累乏了的光景。我便問他可不可以幫他挑挑，至於報酬，却不要什麼錢，只須一頓簡單的便飯就夠了。他抬起瘦弱的臉來，斜偏着望我，帶着打量的神情，一面收住了足步，將握着扁担的手拭着額頭上的汗珠。隨即不開腔，又緩緩地，拉動着腿子，向前走了。一到山下的平野上，就簡直望

不見什麼人家，只見一望的開墾過後而又荒涼了的土地。帶着溫暖的二月風，一吹過後的路上便發散着泥和野草的風味。

他大概疑惑我是個不正當的人吧，我一面走，一面這樣地推測着。便捏造一點話來，說我是去投奔城內同鄉人開的商店去的。並且問他這裏離縣城有多遠，今天下午太陽下山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走得到。因為即使不要我幫他挑，能夠同他講講話，也是好的。這一來，他答話了，並且高興問起城內的事來，我就有趣地假充曾經到過城裏那麼似的，一件件地回答着。聽他那興奮着的聲音，年紀應該並不怎樣大，但看他的面容，却覺得着實是有點蒼老了，而且很顯著的憔悴。據他說，他家離城不過三二十里，可是他從小長大還不曾去過。這，我就更佔便宜了，隨便說些，都能滿足他了，不會露出自己未曾去過的破綻。然而到最後，他却忽然提出難題來了。

「你，城裏有熟人，能不能替我找點事做？不

要工錢都可以的。」

『這却把我難着了，半嚮沒有回答出來。他佇着足，把柴担子放在路邊，聳聳粘着汗衣的右邊肩頭，隨又俯下身子，理理草鞋上的絆結。

『鄉下不很好嗎？』我反問着，做出城裏人羨慕鄉間那樣的口氣。

『嘔，鄉下好！』他尖起嘴巴，噓出了這麼一句，眼睛便向遠處茫然地望去。

這時可以望見一片開着紅花的田野了，但村莊却只露出一叢叢的竹樹尖來，瓦屋頂，茅屋頂，還一些兒也看不見影子。

在我的故鄉，春天時節，僅能看見一片開着黃花的菜田，至於開紅花的也有，但那是在枝上，如像桃子的花和櫻桃的花。現在這兒簡直猜不出是什麼。

『那是鴉片的花呵！』

沒精打采地回答着，一兩個蒼蠅忽然地飛來，集在他那綴着汗珠的鼻頭上。他也沒舉起手來，把

牠們揮去。

『呵。』我顛起足尖望去，同時想起天下馳名的雲土，無意之間就說出了這麼一句：『這真好賣錢呵。』

『好賣錢！好賣錢！一到手就都光了！官呀兵呀，鬧不清楚！』

他幾乎大大生氣了，接連沉重地吐了幾大口吐沫，頸項一硬，便又將兩大捆乾柴挑起走了。

我尾着他，慢慢又說到城裏找事的話，他那發怒的緊張樣子，才逐漸緩和下來。

一望的紅花，圍繞在我們的周遭時，一小座倒了院牆的瓦屋，帶着雨水浮蝕過的灰色壁頭，和豬體的眼眶一樣的窗洞，非常頹敗樣子出現在我的面前。

『叔叔回來了！』

一個着襤褸衣衫沒有穿褲子的小孩子，從破牆缺跳了出來，向着裏面的誰，大聲歡呼着。我知道他已回家了，便順口說聲：『城裏再見吧！』就拔

步向前走去。他一聲也不響地，把柴放在門前，立刻從後面跑來，一把把我拖住，用着極熱忱的聲音說道：

『進去喝一杯茶再走，喝一杯茶再走。』

我正渴得要死，便答允了。尾着他走了進去，門內的空地上，撒着許多的牛糞和雞糞，階邊上睡着一隻瘦小的狗，抬起頭來，向我吠了兩聲，便又懶懶地把頭放在一雙前脚上面。窗上一隻黑色的壞了毛的貓，在伸長着腰部，咪嗚咪嗚地叫着，像在發出飢餓的悲鳴。看見我們走來，（我和他之外，還尾有一個小孩子。）就一下子跳下窗去了。一個頭髮亂蓬蓬的頭，不知道是年青女人的，還是老婆子的，只在屋門口一閃，便立刻地隱沒了。

坐在一間堆有一些麥桿的堂屋門內，頂上罅隙處，漏下的陽光，像幾多片花朵似的，點綴在雜着口痰雞糞的地上。他在那邊的隔屋裏，同着人在講什麼，一點也聽不出來，跟着只聽見了洗鍋和打火鏈的聲音，大概是在臨時燒開水吧。剛才在破牆缺

看見的襤衣孩子，這時便立在堂屋門邊，把手指啣在嘴內，白色的鼻涕，從鼻管上吊了下來，獸獸地瞧着我。我向他招手，他只對我吐吐舌頭，並沒有走過來，也不走開去。朝正壁上無聊地望望，一張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紅紙，很暗淡地貼在上面。陳設瓦香爐的桌上，佈滿了久未拂去的灰塵。另外還有一本滿身污垢的書，像叫化子躺在灰地上那麼似的睡在桌頭。我隨手取了下來，彈去了牠的灰，認出書面上的字，叫做玉歷抄。翻開裏面看看，一半是圖，一半是字。民間所傳說的陰間十殿，和過刀山油鍋的等等傳說，通通繪在上面，弄得非常詳細。在這正午時，看了那些牛頭馬面，和吐長舌頭的，令人十分不愉快起來。這時年青主人進來了，口裏說着：『等一等，等一等。』隨即看見了我手裏拿着書，突然呵喲地一聲叫了起來，連忙抓了過去，但又立刻抑止着粗魯的聲音氣喘喘地說道：

『這要洗了手才看得哪！這要洗了手才看得哪！』

同時做出一個勉強的微笑，來敷衍我，免得使我難爲情。

『來一下，老么！』

一句乾燥的老婆子的沙音，在屋裏叫了起來。

他帶點生氣的樣子，粗莽莽地回答道：

『又在叫什麼？』

立即跑了進去，我看着他那藍布補綻的灰衣背影，心上不禁浮起了這樣的想頭：

『精神也戴了枷鎖的人啊！』

不久他走到門口招手，不容我推辭，就拉我到廚房去吃東西。一張矮足的小方桌上，擺着兩大碗滿裝青黑色的饅饅。側邊坐着一個皺紋滿臉的老婆子，大約是他的媽媽，向我陰暗暗地望了一望。對面坐着兩個孩子，大約便是剛才在堂屋門口吐舌頭的，埋着頭，只顧吃饅饅。小的把饅饅咬在嘴邊，胆怯怯地望望我，又望望他的婆婆。這年輕的主人讓我坐在他的身旁，一面把那青黑的東西，遞一個給我，一面帶着不好意思的臉色說道：

『這裏不像城裏呵，請隨便吃一點吧……。嫂嫂，來呵來呵！』

又掉頭去招呼一個立在灶邊拭着鍋鏟的女人。她走來的時候，又端來滿滿的一大碗，誰也不望地就坐了下去，只替小的孩子恨恨地揪了一把鼻涕。我吃着，發現不出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既沒有米飯的味道，又沒有麥麵的氣息。只覺得粗燥得很，而且略略帶點苦滯，非常不好吃。但那大的孩子，却吃得極其有味，一面貪饞地吃，一面偷偷地用眼珠溜別人。老婆子不時用可怕的眼光釘他，意思叫他慢一點，客氣一點，可是他全不理睬，反而更加快地吃了起來。老婆子就氣沖沖地囑了他一句：

『真是地獄內跑出來的呵！』

他的媽媽就伸手過來，重重地拍了他一耳光，凶惡地罵道：

『誰叫你沒有老子哪！』

老婆子接着咳嗽起來，劇烈地，吃在口裏的東西，都幾乎飛濺桌上來了。同時一面用一枝乾枯的

手，緊緊地按着一起一伏的胸膛。

媳婦陰沉着臉子，抓了幾個饅頭，一把將啼哭着的孩子，拖到灶後邊的暗角落裏坐着，咕咕嚕嚕地抱怨着：

『再也住不下了，再也住不下了！』

年青的主人，張着茫然的眼睛，低到沒有聲音那麼似地獨自兒說着。

這一頓午餐使我覺到非常之不安，臨別時，年青的主人，又熱切地拉着我的手。

『我要來城裏會你呵！』

我心裏更加地難過起來，因為不知不覺地做了騙人的事了。摸摸衣袋裏，沒有錢，便把頭戴的一頂打鳥帽，摘了下來，追給他，作為飲食的補償，他却一定推辭不要。於是，我又捏造一點話：『戴着這帽子來，只要在舖子前面走過，我就容易認出你了。』他才收下，接在粗大的手頭。然而，我的欺騙的罪過，便越發來得重了。帶一付不愉快的心情，在紅花灼灼的田野間，不愉快地向城市走去。

瘴氣的谷

只不過舊歷的二月吧了，但谷裏的天氣，却熱悶得怕人，彷彿已經到了三伏天似的。

路邊的茅草，又粗又硬，不小心的時候，簡直會把足腿刺痛。

蒼蠅雖不會吃人，但見牠猛然撲到臉上來的時候，就會害怕地覺得像要來咬掉臉上的肉一樣。

我那時正以漂泊旅行爲主要的娛樂的時候，走到這樣的地方，當然，便特別感到興趣了，打算放緩了足步，用好奇的眼睛，搜索着一些不曾看見過的東西。然而，我的前一天在山路上碰着的旅伴，一位自稱是生意人可沒有貨物可疑的傢伙，却現出害怕的樣子來了，回轉頭來皺攏兩道濃眉，催促我道：

『走快一點！走快一點！……你曉得這裏是什麼地方呵？』

自然，我曉得。……那是一樹什麼花呀？……
不要管，人家還會搶你我麼？」

我早就猜着，在這山陡谷險的地方，強盜爺爺是難免沒有一點兒的，兩手空空的流浪者，用得上什麼擔憂呢，只顧向近處一根三四丈高都全是紅花的樹子發獸。

『鬼花哩！……我告訴你，不是說那些搶人的，小夥子！』

他將透到腰幹上的包袱，朝背上拉了一拉，走了好幾步，才帶訓斥一般的口氣，回答我，語氣上好像是個老頭子那麼似的，但人其實不過三十來歲吧了。我就不免有點不高興，仍舊慢慢地走，眼珠子朝路旁隨意地溜着，倒像說又不說似的說道：

『哪，……有什麼可怕的呢？……你怕天黑趕不到店子麼？』

『哼，你沒有聽見人家說麼？這個谷裏是有瘴氣。……快點，快點，一到天黑就要出來的。』

『呵！』

他聽見我吃驚了。便有勁地說着，宛如要使我更加佩服他，那老有經驗的話語似的。

『人家說這個谷裏的瘴氣，是一個蛤蟆精放出來的，懂得麼？蛤蟆精。下雨天，趕馬人就看見過的，你猜，喂，等一等，你猜，那是一個什麼樣子呀？』

他竟然停着足步來考問我了。

「快走！那還不是一個難看的大蛤蟆？……你就忘記瘴氣了麼？」

我對他用手揮一揮，好像在趕他朝前趕路似的。

他的足立刻本能地加快走了起來，但嘴巴却仍興奮地說着。

『大蛤蟆？不！一個着紅衣的漂亮姑娘呀！站在黃果樹的根上，把一頭黑頭髮，梳呀梳地，媽媽的，夠迷人哩！……』

『我們今晚上，不好看看她麼？這樣迷人的東西！』

『不大相信這類的事情，便說出和他打趣的話來。』

『噫，你怕不要命了！……會看見他的人，哪裏還活得出來呢？』

『怎麼？她吃人麼？』

『她哪裏高興吃你哩！你還沒有挨近她，就被她吐出來的瘴氣毒住了哪！』

『那末，你又怎麼曉得她是穿紅衣的女子哩？』

『嗨，我不是告訴過你是別人告訴的哪？』

『怎麼！他還活着呢？不是說看見了就會死了麼？』

『哈，你怎麼這樣笨？他也是聽來的呵！』

我不愛把遊戲的問話再繼續下去了，因為人類本來是長於說謊，而且又長於相信謊話的，姑且默默地就承認是笨了吧。

『還有，潞江壩的瘴氣就不同了。』

他躬下身幹去理理足上鬆弛了的草鞋絆結，當伸起來的時候，便開始了這一句話，但不說下去，

彷彿要等我催問：『那又是怎樣的呢？』可是，我不開腔，只顧埋頭趕我的路。

『我告訴你，那是江裏面的一條黑魚精……』

他終於再說下去。我心裏却想道：『謝謝，我沒有請你告訴我！』他一面講話，一面走。不知不覺地就慢了下來，有時候，如果不是我叫他快走的話，便會停在路上讓嘴巴子單獨活動了。

谷裏四週的山都很高，到半下午的時候，太陽就老早不見了，祇是留着使人難於忍受的悶熱。我們都解開鈕扣，敞出胸膛來，把蒸濕衣衫的汗氣放去。我怕今晚趕不到山上去投宿，會留在谷裏過露天的夜，讓瘴氣來磨折，便屢屢回頭催促他：

『天要黑了，走快一點，到那邊店裏去講不好麼？』

『好的，好的。』

每次都這麼答允着，但不一會，他又囉囉嗦嗦說起來了，由瘴氣的妖精，說到能在這瘴氣裏面過日子的擺夷人，以及他們那些美貌的女子，又如何

在晚間變成貓頭鷹來抓人的故事。倘不是心裏對於瘴氣，常是惴惴的話，一面聽一面走，也許是很有趣味的。

因為我走得很快，他要加緊趕我，不久便聽不見他講話，只聞着他喘氣的聲音了，我心裏高興地想：『看你還多嘴嘛！』走了好一會，他落在後面了，我以為他又要喊道：

『等一等，不要那麼快！』

把『她在房簷口飛，像一隻夜白飛一般。』的話，繼續說下去，但是並沒有，我好奇地掉回頭去看。

呀，他的臉色變得灰而且青了，額上冒出大顆大顆的汗珠，鼻孔裏流出淡淡的清水。

『老哥，你病了麼？』

我放緩了足步。

『噯，說哪，是不是發了絞腸痧？』

他搖一搖頭，舉起微顫的手來，拭他額上的汗。

『莫非中瘴氣了麼？』

我惶恐地回顧：天在昏暗了，谷裏吐着霧。

路旁的林中小徑，鑽出一個人來把我嚇得一跳。

我的旅伴向他問了一句，他回答着，露出了一排黑色的牙齒。這時我才看清了，他的肩上荷着一根鋤頭。而他倆一問一答的話，我却懂不得，大約說的夷人話吧。

我還在打量那個黑齒人的背影時，我的同伴便像恢復了好些原氣似的，掀一掀我的肩膀，說道：

『不要緊了，快走吧！』

一面扯着袖頭來揩他的鼻子和額頭，極其用勁地走向我的頭前去。

『那是什麼人？夷人麼？』

『嗯，嗯。』

『喂，我問你！那是不是夷人？』

『嗯，是的。』

『剛才你同他說什麼呢？』

『 噯，噯。不要說話了，到店裏再說吧！ 』

他現在似乎討厭我的嘮叨了，趕快用粗魯的聲音，截止着我的閒話，迅速地加快着足步。

想着先前我催他，現在反而他催我的情形，我便不禁微笑起來了。

『 我倒以為你剛才病了咧。看這樣子，還上得陣打得仗呢。 』

他沒有答話，只顧走他的路。

轉過林子那邊，兩間竹片做壁的茅草房子，在鬱悶的和暮色中現了出來。門前晾着一竿小孩的衣褲。

我的旅伴朝茅屋走去，一面說道：

『 在這裏息息，再趕路，這是一家擺夷人。 』

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便掀開竹片編的門，鑽進去了。

我一面趕進去，一面埋怨他。

『 天都要黑盡了，怎麼還担攔哪！ 』

屋裏黑暗暗的。一張點着烟燈的床，帶着黃色

的微光，蹲在壁角落裏。我的旅伴就正睡在上面，眼睜睜地望那燈上炙着的烟泡子——那是對面睡着的一個擺夷主人，替他燒炙的。

一個頭上纏有尺來高黑布帕子的女人，讓我在一條板凳上坐時，我着急地想道：『我爲什麼待在這裏做瘴氣的牲犧品呢？』看見我的旅伴舒適地長吸一口鴉片烟之後，我用手拍了一下板凳，生氣地問道：

『老哥，什麼這樣糊塗，你忘記晚上有瘴氣出來麼？』

他却舉起烟槍來，揚了一揚，談諧地說道：

『拿着這枝槍，我還怕他麼？』

我一聲不響地走出屋外去，在黑暗的路上邊走邊想着：『同着這樣的中國人一塊走，真是再倒霉不過的了。』

瘋婆子

翻過山去，亞熱帶雜色樹子籠着的坡脚下，便露出一團灰黑色屋脊的鎮市來，一天沒有看見人烟的寂寞心情，到這時就全然愉快高興了。

鎮的那面，明天早上還要走去的地方呢，也和來路一樣，對着黃昏微明的藍空，高聳着一帶林木蒼黑的連山，正在慢慢兒地抹上春二月間向晚的薄霧。

隨着細碎石子的山路，穿過闊葉樹的林子，火烟氣味里還雜有牛糞馬糞臭的街屋，便帶着暗淡褪色的面孔，憂鬱地現了出來。

『你看呀，回來囉！回來囉！』

街邊上一羣頑童對我笑着，一面又向街中心坐着的，一個老婆子拋着小石頭。她的頭髮打散披在背上，已經稀髒的破衣衫，現又粘上好些馬糞和灰土。那正和頑童們鬥氣的一雙眼睛，這陣就翻過來

直釘着我，射出可怕的光芒。

『去接呀，去接呀！你不天天喊他嗎？』

看見她坐着不動。一個大孩子，抓一把灰塵撒去，同時高聲地這樣戲弄她。

『小鬼你們在想死了！兜瘋子做啥？』街屋門口伸出一個戴紅結瓜皮帽的頭來叱罵着：『貴生回來哪，你再夥着他們一塊鬧，看我捶你！』

我本是停着足在看的，聽見這樣說，就趕緊走開了。

『天殺的，你就不認我嗎？』

回頭一看，老婆子已經爬起來，正捏着兩個拳頭，一面向我追趕，一面厲聲吼着。剛剛嚇着四散奔開的孩子們，重又嘩噪地尾在她的後面，搶着拉她拖在地上的足帶子。

趕緊大踏步地朝前走去，同時幸好她又在後面忽然跌倒了，我便逃脫她的視線，鑽進了一家店子去。首先歡然接着人的，是從桌子上板凳上噏地一下飛起來的蒼蠅，隨即從昏暗的角落里，鑽出一個

似乎正在打盹的人，斜着眼睛，把我由頭望到足，
又由足望到頭地打量着，隨即發問道：

『你的夥計還在後面嗎？』

我像一個老旅人那麼似地，隨便揀一根板凳坐下，
讓包袱躺在足邊，然後才回答：

『沒有夥計，我一個人哪！』

『就是你一個人嗎？真的你一個人嗎？……
哼！』

開首他睜大眼睛，吃驚地問，隨即搖搖頭，哼出表示不相信的鼻音，最後一面退回屋角落里，一面冷冷地說道：

『這裏是不息單身客人的！』

是出錢息店，並非求人收容過夜哪，便一聲不響地硬起腰幹走了出來。

孩子和瘋婆子的鬧嚷聲音，正響到街的那一端去了。

對門。階邊上坐着一個敞開胸膛喂孩子奶奶的女人，像在同這邊的誰搭話：

『就是剛才有一個人打這裏過呀！小鬼兒子些又在作弄她！』

她一眼望見我就不講話了，同時用嘴巴子向她談着的人遞一遞，似在叫對方看我的意思。

『又當成她的富生了！嚇嚇嚇。』

回過頭立刻瞧見這邊階沿上，正站着一個肥胖的年青女人，手里還握着剛從灶房里拿出來的火鉗子，見這在望她，就連忙把笑着的臉車開了。

我仍舊走我的，走了好幾步，聽見喂孩子奶奶的那個女人，嘆了一口氣說道：

『放回來一個也好嘛！天天像這樣，真鬧得大家不太平呵！』

『放回來？那容易！……有錢，也贖不成的，總要人家仗火打平息了，才……』

天色已經麻麻雜雜的了。我要安頓我自己，尾後的話便無心聽下去。

又走進一家店子。照例又是蒼蠅噪着歡迎的聲音，但我却機警些了。當店主人還沒有問我什麼的

時候，我就預先申明，我是先來打店的，同行夥計等會兒就到了。但是這老東西，像是還要比我精靈一些，望了一下我的包袱之後，便做出客氣的樣子說道：

『對不起得很！我們這裏住不下了，請別家去吧！』

我望店裏，除了他和蒼蠅之外，並沒有什麼別的客人。他要使我相信他的話，又趕忙再說道：

『這是他們邀馬的人，早就定好的，等一會便到了！』

隨即抽身轉去，大聲吩咐裏面的人！

『東邊那兩間屋，你們快去打掃哪，等會又忙不及了！』

我只好帶着一臉的慍意退了出來。

『你還不回去嗎？跟我走呀，跟我走呀。我還給你留得有好東西呵！』

給一羣孩子尾着戲弄的瘋婆子，又正打我的對面來了，她一面大叫着，一面張着手做出要來拖的

姿勢。

我趕快回頭就走。

頑童們大約看見我的重新出現，會使他們的惡作劇，更加起勁的原故吧，就越發大聲地，一邊叫一邊笑了起來。

『快去拉呀！快去拉呀！不拉就又走了！』

『三個都回來！三個都回來了！』

這時恰好有駝着柴的瘦馬，三匹兩匹地從山上走進街來，我趁勢朝好些馬屁股後面溜去，吵鬧之羣便慢慢兒地和我隔開。

人家屋子裏的燈光，漸漸一條一條地從板壁縫里鑽出來時，亞熱帶春天的暗夜，便將這山谷裏的古怪小鎮，緊緊地包裹着了。

空白页

風土畫兩幅

一·仰光江上

大金塔隱沒了，江邊的田野中，便起現着一縷縷火葬的濃烟，和着旁邊盤旋的三四點烏鴉，分明地描在斜陽照着的碧落裏。仰光，那個龐大的近代都市，到這裏就完全隱在天末了，一般歸國的南中國人，都現出回鄉的歡喜神情，毫沒一個做着黯然的惜別臉色。

一個麻面孔的小夥子，唱完了緬甸的情歌，抓着躺在旁邊的老頭子，一邊搖他的肩膀，一邊快活地說道：

『今天晚上可沒有黑鬼來搖鐵鎖了，……愜愜意意地抽烟呵！唱他媽的天亮呵！……』

『滾開吧，……你又來吵我！』

老頭子張開了鑲着血絲邊的眼睛，翹嘴唇上的幾根細鬍子，揮動一下他那隻瘦削的手幹。

一上船，看見他們後面，跟着印度巡捕和中國偵探，就知他們是剛從仰光獄中出來，放逐回中國去的。犯了什麼法呢？不知道，而我也不高興問得，因為一九三一年左右的南洋，失業和貧窮，就有資格乘不要錢的輪船回本鄉本土去，無須乎什麼罪名的。

麻面的小夥子，大概由於太高興了的原故吧，將一個剛剛跑到老頭子身邊要錢買東西吃的小孩抱着，高高地舉了起來。做出要把他丟下去那麼樣的姿勢，同時嘴裏笑着叫出喃喃不清的緬甸話。

小孩子棕黑的臉，圍着紅條紋的裙子，就像一個小小的緬甸人一樣。他並不害怕，只是露出牙齒來生氣地罵：

『魁魯德！魁魯德！』（即中國話狗人的那樣意思。）

一面用足板亂踢麻面小夥子的胸口。

麻面小夥子看見胸口上的白斜紋衣襟，給小孩子的尖足，粘上了黑污和口痰，就趕忙將他放下，

一面找東西去揩，一面連聲地罵，音調上還是帶着喜悅的神情。

『這個小雜種！這個小雜種！』

老頭子對那纏他要錢的小孩子，一面拍着腰上的衣袋，一面搖着手急說：

『擺燻沒西補！擺燻沒西補！』

這是老頭子的第三個孩子。另外還有大的兒子和女兒，却同他們緬甸藉的媽媽，到甲板上用水冲涼去了。

我們原是坐在船尾上，貪圖那江面上掃來的涼風，和望一望仰光江兩岸點綴着的茅屋人家和椰子樹林的。

『哪一個有紙？』

麻面小夥子一壁用手指牽着胸前的衣襟。一壁這樣地問。他看見周圍沒有人理他，好些人都把視線放在隨着輪船追逐水花的鷗羣上面了，他就故意大聲地，像在惹人注意那麼一樣，叫了起來：

『當真找不出擦的東西麼？……幹你臘伍囉！』

讓我把這杆旗子扯下來！』

順手就把懸在船尾上邊的外國旗子，搖動着。

外國旗子荷荷地笑在江風中，毫不爲意似的。

大家果然掉過頭來，咧開嘴，有味地打量他。

有的人就笑着慫恿：

『試一試吧？老虎屁股，難道就摸不得嗎？』

意思是要在這清閒的旅途中，多添一些興趣。

有的却老實地伸出一根指頭警告：

『噯，你才出來又想進去麼？』

麻面小夥子立刻變了臉隨即復原過來，對着衆人將兩手一擺，像演說家在演說似的。

『幹你臘伍囉！坐三年五載怕什麼？犯了法，漢子做事漢子當。他（手指睡着的老頭子）來販鴉片烟，活該！……各位，我犯了什麼？我犯了什麼？……莫非踏了他洋鬼子的尾巴了！』

一面說着，一面牽着他那弄污黑了的衣襟，朝通到甲板那面的過道走去，彷彿要逃開衆人的視線一樣。

老頭子聽見在衆人面前說他私販鴉片，很不好意思起來，就惡狠狠地抬起頭來說：『是好漢，就不要走！去把牠扯下來！』別的人就贊成道：

『對，老傢伙說得對！』

麻面小夥並不留下來，只是回過頭狡滑地笑了一下，一邊吐唾沫，一邊擺手說：

『嚇，我才不要那個月經片哩！』

跟着就走下扶梯去了。

一個背靠船欄立着的中年胖商人，摘下了嘴角上的烟枝，並非關心却是認爲有趣那麼似地問道：

『他犯了什麼案子？』

老頭子搔搔身上的癢，接着回答：

『鬼曉得！……我在裏面的時候，有人說他進飯館，不開賬，……有的又說不是，那是他在街上睡覺，碰着黑鬼子馬達了！……誰曉得到底是怎樣的呢？……』

中年胖商人吐了一口烟圈，現出精明樣子說：

『那怎麼看不出來呢？十麻九怪！……瞧他那

樣子嘛！』

將烟枝重復啣在嘴角上，眼睛却打量衆人，看看有沒有誰，同意他的話語。

『不錯，……看老頭子一臉的烟灰，誰不懂得呢？』

一個坐着手抱膝頭的年青人，樣子像是在商店裏做書記的帶着研究的神情，微微點着下巴，表示贊同的意見。

老頭子却有些着急起來，翻起身，坐着一面抓抓腿子，一面漲紅着臉分辯：

『樣子就像犯法麼？不對！不對！我是吃烟，（說到這裏年青人嘻嘻地笑了起來，向中年商人丟眼色）先生們，我却不販烟哪，……那全是人家栽誣我的！』

老頭子好像覺出別人不相信他，就更加大聲地說：

『就拿麻子說嘛，我同他一塊在牢裏，也不見得就壞。……外面朋友來看他，就是送一點點心，

也要分給大家吃，他從黑鬼那裏買得了香烟，總是先向我喊一聲『噠，老傢伙，來！』……只是嘴巴多，人太輕浮一點兒……』

中年胖商人不愛聽老頭子的嘮叨了，把烟屁股呼的一聲投下江去，掉轉身，依舊閒看他的。

青年人帶着嘲笑的樣兒，立起身來，一面朝着船欄邊走去，一面喃喃地說道：

『嚇嚇：我們又不是法官。』

老頭子還想分辯一點什麼的時候，扶梯上已經冒上來一個四十年紀的緬甸女人，頭髮長長地散在背後，手裏拿着肥皂和一捲濕的裙子。接着又跟上一兒一女，和剛才向老頭子要錢的小孩，他們都是緬甸人的裝束，圍着花布裙子，都在向他們的媽媽一路嚷着緬甸話。老頭子看見她們來了，便仍然睡下，閉着他的眼睛。

這時，閒望江上的人們，便又回望了過去，有的略略詫異地問道：

『噫，烏鬼婆，也回唐山麼？』

『人老了，不跟丈夫跟誰？你肯要麼？』

閒着嘴的人，總想打趣。

中年胖商人又重新啣上一枝香烟了，大大地吸了一口之後，才擺擺頭說道：

『這個担子真夠老頭子担了！空空的一家人回去做什麼呀！妻子兒女都不懂中國話！……』

『依舊買鴉片烟哪！還可以捲土重來哩。』

青年人仍舊在嘲弄，同時現出喜滋滋的樣子，大約在得意地乘機拋了一句文了。

『重來！那真不要他的老骨頭了，洋人家的法律，趕走的人，——你曉得嗎？定什麼罪？』

中年胖商人就一眼望着年青人，彷彿學校的教員在考問學生立刻逼着回答一樣。

年青人做出記不起的樣子，用指尖搔着他的下巴，兩個黑眼珠却翻向額上，一面遲疑地回答道：

『我聽見說過；是的，說過……』

中年胖商人立刻笑起來了，笑聲非常的宏大，好像是從胸腔喉管傾倒出來那麼似的，大約他對於

這位愛拋文，愛嘲弄，又好帶研究樣子的年青人，
早就感一些不滿吧。

書記模樣的年青人，微微惱怒起來，把漲紅的
臉掉在一邊，做出漠然不理的神情。

中年胖商人却故意撩人似的，抓着青年書記的
肩頭，莊重地說道：

『無期徒刑，都不知道嗎？』

『誰不曉得？只不過一下子記不起來罷了！』

青年翻過臉去，不耐煩地問答着，但別個人却
驚詫地老實問道：

『這未免太厲害了嘛？』

中年胖商人却小聲地說，彷彿怕人聽着他的私
見似的。

『不厲害一點，那南洋可就不乾淨。』

『老頭子躺着，不言語，也不張眼睛，只是時
而在搔搔肚皮，時而又在搔搔腿子，彷彿內心不安
似的。

這時船已出了仰光江口，黃色的江流，雖然還

繞在我們的四週，但蔚藍的海水，却已現在遠處了。

麻面小夥子從扶梯上走了上來，如同在向衆人報告好消息那麼似的，歡喜地叫道：

『呵呵，看呀，大海呵！』

老頭子給他一叫，就抬起帶怒的臉來，惡狠狠地罵道：

『滾開吧，有什麼值得歡喜的！』

麻面小夥子便撅起嘴巴，做了一下鬼臉罵道：

『我看你簡直想進棺材了，幾個月的小雞巴房子，還沒有住夠麼？……起來看看呀……』

隨即不理老頭子的了，便對着大海，唱他的繃甸的情歌。

『哥呀，你就在林中等我吧，

我不怕爹來也不怕媽。』

二。檳榔嶼港中

在印度洋約莫航了三天，便到檳榔嶼了。

海水已由深藍變成淡綠，而放肆的波浪也轉爲規矩的了。

船欄的一邊，現着綴有椰樹的一帶陸地，正浴在陽光燦爛的晨熙裏，那便是馬來半島。另一邊擺着近代巍峨的建築的都市，剛從山下薄薄的霧裏露了出來，作着一臉迂人的歡笑，同時隱隱約約的市聲也和水上的小船，一齊渡了過來。

『上岸去呵！上岸去呵！』

麻面小夥子總是非常的高興，正在這麼叫着的時候，便有幾個馬來警察和一個外國人走到船上來了。他們向着麻面的小夥子，用廈門話問引路的船上職員道：

『就是他嗎？還有呢？』

手裏響着喀里卡拉的手鐐。

『是的，還有那個老頭子。』

船上職員也用廈門話回答，手指着呆呆坐着的老頭子，一面又把握在另一隻手的文書遞了過去。一個矮小的馬來警察，就接着送給外國人翻看。

『怎麼又要抓去麼？幹你臘伍囉！』

麻面小夥子，彷彿神經上突然受了打擊那麼似的，一下子變了臉色，急煎煎地叫了起來。

『這到好些，巴倖不得這樣！』

老頭子坐着不動，翹着含有嘲弄意味的嘴唇，冷冷靜靜地說話。

另一個蠻壯的馬來警察就用足踢老頭子說：

『起來！』

便把他拖來和麻面小夥子站在一塊。洋人一面看文書上的像片，一面端詳兩個人的面孔，點了名便去了，只剩一個蠻壯的和一個矮小的馬來警察守着。

麻面小夥子曉得是怎樣一回事了，這才鬆了一口氣，恢復了好心情，笑嘻嘻地說道：

『我還認成他要選女婿嘞！』

老頭子陰鬱地笑了起來，向麻面小夥子嘲弄道：

『千選萬選，哪會選你麻子眼！』

『老傢伙，你的女兒還年青啦！我到不——』

麻面小夥子剛說到這裏，看見兩個普通打扮的廣東女人，從扶梯上笑着走了上來，響着足上穿的皮拖鞋，就一下子默着不說下去了。

中年胖商人正在旁邊咕嚕着：

『還窮開心哩，這下子連槓榔嶼也不准來了，人呵就是——』

也因為看見女人上來，立刻把話突然停止了。

伸出指頭掄一掄同他講話的人，低聲地說道：

『不正經的貨呵！你曉得嗎？』

馬來警察伸出腿子故意擋着她們的路，說着胡調的話語。女人掀開他們，走到衆人的面前，現出小心的樣子說：

『有衣補嗎？有襪子補嗎？』

同時從懷裏摸出針線來。年長的一個就走到中年商人的面前，拉胸前的衣襟，說道：

『補一補吧，這個鈕口破得太大了！』

『中年胖商人用手一攔，斜起眼睛說道：

『不要鬧！』

年青的一個女人就拉年長的一把，笑道：

『算了，讓他的老婆去補吧！』

年長的也和着笑起來了。

馬來警察矮的一個，扯起他的褲襠，走到她們
的面前笑着喊道：

『來補一補！』

『呸！』

兩個女人都一齊吐一下唾沫，掉過頭走開。

『補呀，怎麼不補呀！』

中年胖商人搭嘴揶揄，接着笑了起來。

麻面小夥子虎着臉，一聲不響地，只用發怒的
眼鋒向馬來警察掃過，隨即在中年胖商人的臉上停
一會兒。

這時有賣零食的小販走了上來，大聲地叫賣。

中年胖商人拍拍同他講話的那位對手。

『走，去吃蚌蛤呵，檳榔嶼的蚌蛤真好！』

麻面小夥子對着中年胖商人走去的背影，吐了

一口大唾沫。

老頭子向他做做手勢。

『算了！算了！』

被小販叫賣聲騷動了的小孩，一面用手揉搓他圍在身上的裙子，一面骨嚙着嘴巴，纏着了老頭子要錢。

麻面小夥子就對小孩招手道：

『擺燦，地馬洗德。』（即錢這裏有。）

隨即丟了兩個銅板給他。

一個賣包子的小販接着小孩的銅板，放在手掌裏看了一看，就退還來說：

『這裏不用這個。』

小孩子茫然不懂地接着銅板，望着走了的小販背影，便一下子哭了起來。

蠻壯的一個馬來警察，便走來輕輕拍着小孩的頭，一面說着誰也不懂的馬來話，一面拿着小孩的銅板審視，不知是同情小孩還是中意了上面英王愛德華第五的像呢，就從他的褲袋裏取出兩個海峽殖

民地的銅板來，換給小孩子。

海港上拂着溫暖的風，陽光熱辣辣地晒上船尾
來。

天馬叢書目錄

(創作之部)

- 16 女人的故事 (草明女士)
- 17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著)
- 18 愛 (沙汀 著)
- 19 沈鬱的梅冷城 (東平 著)
- 20 葉伯 (吳奚如著)
- 21 劉麻木 (荒煤 著)
- 22 情形小說 (巴夫 著)
- 23 速寫集 (方之中著)
- 24 邂逅 (聶紺弩著)
- 25 制服 (魏金枝著)
- 26 (題未定) (張天翼著)
- 27 山中牧歌 (艾蕪 著)
- 28 懷舊集 (何家槐著)
- 29 江之歌 (麗尼 著)
- 30 懋庸小品文選 (曹聚仁編)
- 31 夜風 (悄吟女士)
- 32 行軍 (葉紫 著)
- 33 投水 (周文 著)
- 34 另一個世界 (潔茜 著)
- 25 美洲的 (尹庚 著)

以上小說集與散文集

- 36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女士)
- 37 雪天 (白曙 著)
- 38 生活 (蒲風 著)
- 以上詩集
- 39 賣牛 (石靈 著)
- 以上劇本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
（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頒給審字一八九八審查）